

历史进行时

中国历史名人的假面舞会

权力脸谱

湛旭彬

著

新华出版社

中国历史名人的假面舞会

历史进行时

权力脸谱

湛旭彬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脸谱：中国历史名人的假面舞会 / 谌旭彬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11-8840-6

I. 权… II. 谌…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178 号

权力脸谱：中国历史名人的假面舞会

著 者：谌旭彬

选题策划：张 程

责任编辑：张 程

特约编辑：陈 曦

装帧设计：冯 锴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840-6

定 价：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10) 89201322

目 录

① 假面三国：熟悉人的陌生事

越熟悉的人往往越是陌生。

当所有帝王都深受储嗣之苦而焦头烂额时，吴大帝孙权却正在处心积虑地伪造一场规模浩大的储嗣之争；当所有人都将与吕布联合，袭取了曹操后方根据地兖州的陈宫、张邈视为叛徒时，兖州之变的真正叛徒曹操正在幕后偷笑；一直笼罩在迂腐与偏激的评价下的孔融，被后人一致认为自寻死路、罪有应得，殊不知，挣扎在亲曹与反曹之间的孔融，每一个“迂腐”之举，都饶有深意……

第一节 伪造储嗣之争的孙权

第二节 追查关羽之死的真凶

第三节 兖州之变的真正叛徒

第四节 孔融与曹操的双人舞

第五节 诸葛亮的权臣之路

⑧ 假面文化：交流史中的伪装

越熟悉的文化同样往往越是陌生。

张骞成功地发现了西方，改变了汉帝国眼里“天下”的大小，却没有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他所在的那个文明鼎盛的中央帝国，始终没能成功地解读出西方；当利玛窦在教科书里成为



中外文化交流的坐标性人物时，后人却忽略了他来到中国时骨子里带着深深的傲慢，他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为了拯救和归化千千万万堕落的中国人。但结果他却没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神父，反而成了钟表业的保护神。

第一节 只成功了一半的张骞西行

第二节 迷失在傲慢与谄媚间的利玛窦

第三节 伏尔泰东方天国梦的瓦解

⑫ 假面王安石：子虚乌有的王安石变法

在宋人笔记里，王安石的形象不修边幅，邋邋不堪。真实的王安石，则不过长了一张黑脸而已。由黑脸而邋邋不堪，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妖魔化，不过是那场重大历史事件被扭曲的一个缩影罢了。后人津津乐道那场变法的成败功过，大谈王安石个人性格的执拗与暴戾，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前提：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王安石变法”。

变法从来都没有按照王安石的意图实施过。“王安石变法”，只是一个伪名词。

第一节 在那些潜伏的岁月里

第二节 王朝已经病入膏肓

第三节 大变革正式开始

第四节 内耗也正式开始

第五节 找不到“王安石变法”

第六节 只是一壶浊酒

⑬ 假面康有为：疯狂的戊戌年

真实的历史是不耐细读的东西。

对戊戌旗手康有为的总体考察足以推翻所有对戊戌年的迷信：源于“天命”迷信的狂妄自大，求学路上的轻浮躁进，科

举落第后诿过于人，学术剽窃和漏洞百出的伪学术体系，从革命到维新的草率转变，鹊巢鸠占搞垮《时务报》，不甘于做改革的教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独揽大权，并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伪、撒谎……

穿透这些历史的迷宫，穿透康有为自私自利的性格迷雾，戊戌年的真相也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那不过是一场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荒诞剧罢了。

第一节 怀揣天命的落魄者

第二节 康圣人如何变成康教父

第三节 伪造公车上书与夺权《时务报》

第四节 在革命与维新闻首鼠两端

第五节 把希望折腾没了

第六节 恭请老太后政变

假面三国:熟悉人的陌生事

第一节 伪造储嗣之争的孙权

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储嗣之争，轻者失败的个人和集团血流成河，重者一个朝代自此走向覆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晚年也都没能逃过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这把悬挂在中国历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就没能躲过这把利剑尖锐的刀锋。

不过，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同的是，孙权晚年那场“昏庸不堪”的储嗣之争，其实是孙权本人一手导演和伪造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伪造储嗣之争者，恐怕有且仅有孙权一人而已。

“二宫构争”案

辛弃疾诗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作为东吴基业的继承者、鼎定者与开拓者，孙权一生确实无愧于英雄之名，陈寿称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这样的称誉并不过分。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白衣渡江生擒关羽、夷陵之战力挫刘备，显赫的战绩足以鼎托起孙权“英雄”的称号。

但是，古语云“鲜克有终”，孙权也不能例外，和许多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例如汉武帝），他的晚年似乎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昏庸。对于这种昏庸，陈寿同样毫不留情地作了批评：“（孙权）性格里面嫌忌过多，喜好杀戮，到了晚年更加严重。以至于谗言四起，后嗣废毙，



这难道可以称得上是在为子孙着想么？他的后代们屡遭不幸，终于国破家亡，恐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将东吴日后覆家亡国的责任追究到开国之君孙权身上，陈寿敢下这么狠的评语，自然有他的道理。实际上，陈寿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同一件事情：孙权晚年的立嗣问题。

和好色的曹操一生育有 25 子相比，孙权的后嗣少得可怜。从 18 岁执掌江东集团，到 71 岁去世，50 多年里，孙权总共只育有 7 子，依次是：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因为孙权多年不立皇后，所以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孙权中前期立嗣，遵循儒家倡导的嫡长子制度。因无嫡庶之分，所以只以长幼为序。

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孙权接受曹魏吴王的封号，随即立长子孙登为吴王太子。孙权称帝之后，王太子顺理成章升格为皇太子。孙登居太子位共 21 年，于赤乌四年先孙权去世。

次子孙虑比孙登死得更早。赤乌五年（242 年）正月，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在孙和的太子任上，东吴出现了储嗣争斗的风波。这场争斗的另一主角是孙权的四子鲁王孙霸。因为争斗发生在东宫和鲁王宫之间，故而史称“二宫构争”。

史书把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责任人认定为孙权，认为是孙权对孙霸过分的宠爱导致了“二宫构争”。从《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来看，太子孙和为人恭谦，“好学下士，甚见称述”，其身份和品行完全符合一个优秀储嗣的条件。但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年 8 月，孙权另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均不立王），对他“宠爱崇待，与和无殊”，以至于两宫之间，礼仪秩序不分。

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实际上是贬低了东宫，抬升了鲁王。皇帝无家事，孙权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仅仅传到了鲁王孙霸那里，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传到了太子孙和那里，引起了他的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暗示还传到了东吴满朝文武那里，

大臣们开始各寻拥护对象，最后出现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局面。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骧、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至此，东吴朝廷内部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集团，出现了党争。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朋党之争也是亡国之道。储嗣之争和朋党之争还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对封建王朝危害不断。在孙权的晚年，东吴不幸出现了这种状况。

这场政治风波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一大批陷入“二宫构争”的重臣遭到重惩，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备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

对于后孙权时代的东吴集团，“二宫构争”案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由于成年儿子或死或废，孙权不得不立年仅7岁的幼子孙亮为嗣。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2）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干将，严重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大臣，以至于政变屡兴，局势动荡。

从这两点来看，陈寿对孙权的严厉批评是相当中肯的。东吴确实在孙权晚年就凸显出了亡国之兆。但是，就此认定孙权的晚年昏庸不堪，却又似乎为时过早，过于武断。历史真相曲折离奇的复杂程度，有时候要远远超过任何构思精妙的小说。

赤乌七年，也就是陆逊被气死、“二宫构争”案进入高潮的前夕，62岁的孙权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英明神武。该年，蜀汉执政者蒋琬将本国的军事重心由汉中南移到涪县，在此建造舟船，试图顺汉水而下，袭取曹魏的上庸、西城等三郡。此举引起了东吴一批重臣的不安。步骧、朱然等人向孙权上奏：“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有意背叛同盟，和曹魏交通。正在大造舟船，修治城池。蒋琬之前镇守汉中的时



候，听说司马懿南下攻击我们，也不出兵魏国。如今反而舍弃汉中，南移涪县。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对步骘、朱然等人的担忧，孙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待蜀国不薄，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上一次入侵，不过10天就退军了，蜀国千里迢迢，怎么可能及时得到消息而出兵支援我们？人家治国，修理城池、打造战具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边也在治军，难道可以说我们是为了攻打蜀国吗？我以身家性命向诸位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事实证明，孙权才是对的。

一个大脑如此清醒、政治眼光如此敏锐的人，同时正在导演一场看起来昏庸至极的储嗣之争，这种反差难免让人感觉有些异样。

前奏一：张温—暨艳案

顺藤摸瓜。若想洞悉“二宫构争”案的全貌，极有必要将时光倒退到20年前的孙吴黄武四年（225年）。

对东吴新任的太子太傅张温而言，黄武四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份。这一年，张温全族遭到废黜和流放。

就在前一年，黄武三年的夏天，张温出使蜀国之前，孙权还亲切地拉着张温的手动情地说：“卿家是我朝夕难离的臂膀，本来不适宜出远差，但我担心诸葛孔明不知道我此前与曹魏通好的真实用意，产生误会，所以只好委屈卿家你去一趟。还请你千万不要推辞。”

昨日的恩遇与见重犹然在耳。人生的风云莫测，命运的朝秦暮楚，其速度之快，使张温连感慨都措手不及。

张温遭此厄运是受到了暨艳的牵连。暨艳，吴郡人，出身寒族，曾任东吴的选曹郎，后升任选曹尚书。选曹，通俗地讲，相当于人事部。选曹郎就是人事部干事，选曹尚书就是人事部主任。选曹掌管着东吴的人事考评、升迁。

暨艳在担任东吴人事部主任的时候，搞过一次人事改革。正是这次

人事改革最后挫倒了暨艳，同时也牵累了张温。这次人事改革的具体情形散见于《三国志·吴书》各处，综合起来，可以总结如下：

- (1) 改革目的：惩处郎署里面的贪浊官吏。
- (2) 指导思想：清议，重个人品行胜于重个人能力。
- (3) 考核范围：“弹射百僚”，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官员。
- (4) 奖惩方式：考核不合格者降级。特别差的，送往军营接受再教育。
- (5) 考核结果：能够守住原官位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无疑，暨艳这次人事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改变东吴郎署机构中混浊淆杂、贪污渎职成风的朽败状况。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必然招来同样强度的反对。东吴的诸多重臣，如陆逊、朱据等均明确表示反对这次改革。强大的反对力量迫使暨艳的改革流产。暨艳及手下干事徐彪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自杀。随后孙权下诏，宣布暨艳是反动分子。

但孙权的这份诏书意味深长，醉翁之意不在酒。诏书对暨艳的罪恶只是轻轻一笔带过，根本不谈及任何具体的罪行，随后笔锋一转，将攻击的重点落到了张温的身上，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历数张温的反动行径，最终将张温定性为“凶丑”，定性为暨艳改革的幕后主使（诏书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很明显，在这份诏书里，暨艳只是引子，张温才是孙权瞄准的最后的靶心。

暨艳是在张温担任人事部主任的时候进入人事部工作的，诏书据此认定是张温将暨艳引进了人事部。这成了张温是暨艳的后台的唯一证据。孙权在诏书里面说：暨艳和张温二人“结连生死”、“更相表里，共为腹背”。然而，为张温上疏申冤的将军骆统却在奏疏里面说得很明白，暨艳出任选曹郎是“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然后才“亦见交于温也”。朱治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代，可谓孙氏的忠实家臣，长期担任吴郡太守。吴郡士人出仕的举荐均出于朱治之手。暨艳自然也不例外。骆统说暨艳出仕和张温没有直接关系应当十分



可信——是谁向孙权推荐了暨艳，孙权自己当然是清楚的，骆统还不至于胆敢在孙权面前捏造是非。为了顾全孙权的面子，骆统还有些言犹未尽：暨艳出任选曹尚书，实际上出自孙权的旨意。但这一点骆统不敢明说，他只能旁敲侧击：“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抽象的“国家”，具体就是孙权。

说孙权是暨艳的后台，是暨艳人事改革的幕后指使，理由是很充足的：（1）如前所述，最初举荐暨艳的不是张温，而是孙氏的三代家臣朱治。（2）暨艳之前的人事部主任正是张温，但暨艳进入人事部之后，很快就取代了张温。张温明升暗降，从实权实职的人事部主任改任虚权虚职的太子太傅。这种中央级别的人事调动必须获得孙权的许可。很明显，孙权对张温在人事部主任任上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出于张温此人“素有重名”的考虑，孙权没有简单地将他直接罢职，而是明升暗降，将其调离人事部，而以暨艳继任。（3）这一次人事改革的规模相当大，波及范围也相当广。暨艳“弹射百僚”，郎署里能够守住自己的官位不被处分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么大的动作，光凭暨艳的个人能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支撑，是做不到的。张温除了因文采粲然而享有相当高的名声和担任着一个太子太傅的虚职之外，没有多少能量能够支持暨艳的这次改革。再说，要贬斥那么多的官员，张温说了也不算，必须报批到孙权那里。数来数去，东吴内部，只有孙权一人符合做暨艳“反动”后台的条件。

迫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暨艳不等孙权主动抛弃自己，就提前选择了自杀。疑问也随之而来：既然暨艳改革和张温完全没有关系，张温及其家族又为何会遭此飞来横祸？

常规的解释是：此时的孙权，迫切地需要一只替罪羔羊。张温之前做过暨艳的上级，所以他首当其冲。不过，对历史的常规解释往往充当着遮羞布的角色。

为了维护孙权的形象，史书并未记载张温被废后的具体遭遇。仅仅简单叙述：“被废后六年，张温病故。张温的两个弟弟也颇有才名，与

张温同时遭到废黜。”西晋人张鹭的《文士传》则详细记载了张温家族被废后的悲惨情形：“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适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张家已经出嫁了的女子也不能幸免于难——夫妻被强行拆散、人身自由被剥夺、没为官奴，可见孙权迫害张家的程度之深。如果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孙权似乎没有必要如此深重地迫害张氏全族。我们从张家如此悲惨的遭遇中不难觉察出，孙权心中似乎积蕴着一股怨愤之气。张温的角色不可能仅仅是一只替罪羊。

要理解张温命运的前因后果，需要先了解暨艳人事改革背后的政治目的。

暨艳人事改革的重点是处置郎署的“混浊淆杂”。郎署这个机构，简单地说，是东吴领导干部的主要养成机构。郎署中的官员称做“郎”。进入了郎署就意味着进入了东吴官员的候补系统，在郎署里面熬日子，有朝一日自然可以进入东吴的正规统治秩序之中。说白了，郎署是东吴士人出仕最为便利的途径。东吴的许多重臣如骠骑将军朱据等都是从郎署出仕的。

东吴的统治秩序三足鼎立：流寓士人、江东世族和公族子弟。而郎署中的成员的主体是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子弟——流亡世族往往门户单薄，进不了郎署，公族子弟则不必经由郎署，可以直接做官。所谓吴地四姓，是指由东汉中期开始发展，到孙吴时代达到顶峰的吴郡的四大世家大族：顾、陆、朱、张。这四族基本上垄断了吴郡的上层统治序列。后人因其各自家族的门风特点，对他们如此评价：顾厚陆忠、朱武张文。意思是顾家门风厚道，陆家门风忠诚，朱家多出武将，张家以文采著称。吴地四姓的宗族势力在孙吴时期走出了吴郡的局限，上升到了庙堂，达到了新的顶峰。

很明显，在暨艳人事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最大的正是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而控制江东世族的势力的发展，正是孙权授意暨艳改革的政治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暨艳遭到了来自四姓的强大反抗。陆逊及其弟陆瑁明确表示反对此次改革，并分别写信劝诫暨艳；朱家的代表人物朱据也反对改革。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不但暨艳承受不了，孙权本人也无法承受。黄武四年，孙权还相当需要江东世族的支持，以维持、巩固自己在江东的统治。为集团的安定团结起见，孙权悄悄放弃了对暨艳的支持，而暨艳也很识时务，相当自觉，悄悄地选择了自杀。

暨艳案是孙权实施自己的政治计划所遇到的第一次极大的挫败。这样的失败，对于年方 32 岁、正当盛年、雄心勃勃的孙权而言，难以承受。愤怒之余，他需要一种发泄，需要为自己的心理找到一种平衡。

张温很不幸，被孙权选中，充当了这股情绪发泄的对象。

张温获得这个角色，并非偶然，和他的家族的地位分不开。张温的家族正是吴地四姓中以文采著称的张家，他本人则是张氏家族的领头羊、掌门人。

孙权起用暨艳，目的在于抑制江东世族势力的日益壮大，但此时的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依赖仍然很重。他希望能够在借重江东世族和抑制他们势力过分膨胀这二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所以，在起用暨艳担任人事部主任的同时，对张温名义上的尊崇（太子太傅）也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平衡的努力最终却被江东世族们的反弹打破了。暨艳被迫自杀之后，孙权愤怒了。孙权的愤怒像炸弹一样掉在了四姓中势力最弱的张温头上。可以说，张温被废的实质是在为暨艳殉葬，是在为抑制江东世族势力膨胀的失败殉葬，是孙权对江东世族们的报复。

前奏二：吕壹校事案

暨艳案的挫败没有让孙权抑制江东世族的努力停止。孙权个性刚强，是一个坚持己见、不撞南墙永不回头的人，他对自己的英明和个人决策的正确性表现出极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和大臣们势同水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孙渊称藩事件”。在举朝大臣都反对大事铺张，反对派出规模庞大的使团前往辽东册封公孙渊的情况下，

孙权一意孤行，甚至和托孤大臣、德高望重的张昭拔刀相向，以死亡威胁张昭：“孤常恐失计”。

所以，只要孙权不倒，一个暨艳倒下去，就会有千千万万个暨艳站起来。这一次，站起来的是一群校事们。

校事，通俗地说，是孙权在正规国家机器之外另外设立的、由孙权直接领导、只对孙权负责的特务机构。说它是特务机构，也不完全准确，因为他们不需要像特务那样秘密行动，他们有权明目张胆地直接核查文书、检劾百官。

赤乌元年（238年），东吴的头号特务头子吕壹倒台。此时距离暨艳之死已经有13个年头了。东吴的特务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权势也不是一朝一夕达到顶峰的。这13年，正是特务机构从设置到壮大再到飞扬跋扈乃至败落的时期。

校事们秉承孙权的旨意，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史书有所隐讳，语焉不详。后人查阅史料也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片断，如“吕壹性格苛刻残忍”、“窃弄权柄，擅作威福”等等。

此外，史书还刻意突出了吕壹等校事们行为的独立性，极力将他们的行为与孙权划清界限。可从各种迹象来看，孙权是校事们的幕后指使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校事机构完全独立于任何正规统治机构之外，只听命于孙权，只对孙权直接负责。

其次，校事们弄权范围之广，迫害大臣级别之高，出人意料。没有孙权的支持，不可能做到。

譬如：左将军朱据是吴地四姓之一朱家的掌门人，社会地位非同小可。除去左将军的高位，朱据还是孙权的女婿。妻子孙鲁育是孙权和步夫人所生小女，而步夫人又极受孙权宠爱。此外，骠骑将军步骖还与步夫人同族。

再譬如：丞相顾雍是江东世族中最先抛弃前嫌，进入孙权幕府的士人，其家族也是四姓之一。顾雍深得孙权的信重，在孙权朝为相19



年。顾家和孙家也有联姻之亲。

朱、顾二人如此显赫贵重，与孙权关系如此亲密，仍然遭到了吕壹的迫害，二人除了被孙权“谴让”之外，还遭到了“禁止”。“禁止”的意思，就是在被软禁、被停职之外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这些太岁头上动土，没有孙权的默许，吕壹自己没那个胆子。

从迫害的对象（顾雍、朱据）来看，校事们秉承了孙权的意旨，是在刻意打击、抑制以吴地四姓为代表的江东世族的势力。和当年利用暨艳打压江东世族时有所不同，孙权这一次双管齐下，迫害江东世族同时还在刻意提升流寓士人在东吴集团内部的权重。

《吴书·潘濬传》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顾雍遭到吕壹等人的迫害而被软禁和剥夺政治权利之后，黄门侍郎谢宏和吕壹有过一次对话。

谢宏问：“顾公的事情，结果会如何？”

吕壹回答说：“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谢宏又问：“假如顾公被从丞相职上免退，谁会顶替他？”

吕壹没有回答。

谢宏又试探着问：“潘太常应该可以得到丞相一职吧？”

吕壹沉默良久，才说：“你说得有些靠谱。”

谢宏又说：“潘太常对你切齿痛恨，只是因为他人是在荆州，路途遥远，治不了你。他如果今天顶替顾公的位子出任丞相，明天恐怕就会对付你。”

吕壹闻言，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动用手段，放了顾雍一马。

这次流产了的人事变革对认识吕壹案的实质很有帮助。遭到迫害的顾雍是江东顶尖世族的代表，而吕壹心目中有意用来取代顾雍的潘濬则出身荆州的武陵郡（此郡当时开化程度极低，居民以“蛮夷”为主），而且还属于由蜀入吴的降将，其身份近于流寓世族（由于降将的履历，潘濬的地位恐怕较流寓世族还要低上一等）。丞相人选的更替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必须得到孙权的授意与许可，所以吕壹原来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孙权的意思。孙权以流寓世族代替江东世族，背后的深意是明显的。

和暨艳当年的改革相同，校事们也遭遇了巨大的反对。所不同的，这一次的反弹力较之暨艳案来得更加猛烈。当然，这也是因为吕壹们打压江东世族的力度比当年的暨艳更大的缘故。

另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的反对，主要不是来自江东世家大族，因为四姓中的顾、朱两家都已遭到了迫害，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再加上当年因暨艳案彻底瓦解的张家，江东世族早已是元气大伤。仅有的未见被迫害记载的陆逊，也只能是“言则流涕而已”，不能有所作为。但是令孙权料想不到的是，他提升流寓世族势力的良苦用心，并不能得到流寓世族的共鸣。以步骧、诸葛瑾、潘濬等为代表的流寓世族们，纷纷上表反对吕壹等校事弄权，反对对顾、朱各家族的迫害，就连孙权的太子孙登也不理解孙权的行为，切谏不止。潘濬自武昌到建业来朝，本想在朝堂之上直接向孙权进谏，劝其废除特务制度，放弃对江东世族的迫害，但当他抵达建业听说太子孙登屡谏无效之后，就改变了想法，而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在建业召开了一个 Party，邀请京城里的百官赴宴，其中也包括吕壹。潘濬身怀利刃，试图在宴席上手刃吕壹，为国除害。当然，擅杀大臣的后果潘濬也考虑到了，他是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的。可惜的是，校事们的情报系统无孔不入，吕壹提前得到了消息，称病没有赴宴。

赤乌元年，吕壹构陷朱据贪污的冤案露出了马脚，真正的贪污犯浮出水面，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朱据的清白。于是，史书如此记载：“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校事案在这一年出现转机，并非偶然。其一，本年度孙权钟爱的步夫人去世了，伤心之余，孙权爱屋及乌，对步夫人的感情不免转移到了步夫人的小女婿朱据身上。其二，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内舆论空前一致地指向了校事制度。孙权很清楚，自己绝不能和集团内所有人为敌。其三，孙权发现特务系统已经露出了独立的端倪，不太听话了。吕壹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违背孙权的意旨而中止对顾雍案的审判，这表明，校事们有可能成为孙权日后尾大不掉的累赘。